

胡同鸽哨声

■陈旺源

北京的秋天,每天早上都是鸽哨声把我叫醒。出门抬头一看,湛蓝的天空上,一群鸽子正在伴随着清脆的鸽哨声盘旋。

我在南锣鼓巷一条胡同里,看到80多岁的王老先生。他正在平房屋顶上放鸽子,手里拿一根长竹竿,竹竿上拴着红布条,轻轻一挥,鸽群就整齐地调转方向。“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通讯方式,不同节奏代表不同意思。”他边说边演示了几种不同的挥杆方式。果然,鸽群按照他的指挥变换着队形。

老先生家的屋顶是“鸽子王国”,三四十个鸽子窝排列在那儿,咕咕的叫声此起彼伏。每个鸽子都有名堂,“灰将军”“白凤凰”“雨点”……还有一对“紫环”。“那对‘紫环’是清末那会儿从王府里飞出来的宝贝种,是我爷爷拿一对青花瓷瓶换来的。”他说。

老先生说着取下鸽子身上的竹哨,告诉我:“这是‘三联哨’,声像裂帛,这是‘五排哨’,音似流水。”整个博古架上,摆满了老人收藏的鸽哨,从清朝的葫芦哨到民国的星月哨,简直就是一部鸽哨发展史,最老的一个是乾隆年间的“二筒”,声音浑厚。

放鸽子时,老先生说起胡同里的事:“以前每条胡同都有养鸽子的,早上连绵不断的哨声就是北京的晨钟。”他指着远处的高楼感慨,“现在只剩我们这几条老胡同能听见了。以前最鼎盛的时候,这条胡同住着十几户养鸽子的,每天早上放飞鸽子的场景十分壮观。”

正说着,几个年轻人来找老先生学艺,他们是音乐学院的学生,来研究鸽哨的声学原理。“没想到小小的鸽哨有这么学问。”一个女孩子认真记录着。“高音部、中音部配置很有讲究。”老先生耐心地讲解不同材质、不同形状的鸽哨发出的声音特点。

午后,老先生带我去见做鸽哨的于师傅,在北京钟楼后面的小巷子里,70岁的于师傅正在雕刻葫芦哨:“选葫芦得是秋后的,皮厚,钻孔要斜30度,声音才通透。”他身边都是祖传的工具,最老的刻刀已经用了五代人,据说现在全北京会这个手艺的不过十来个人。

黄昏时分,我们再次登上屋顶,晚霞映照着苍穹,也映照着鸽群,鸽哨声在晚风中格外清脆悦耳。“你听!”老先生闭着眼睛说,“这就是老北京的心跳。”是的,只要鸽哨声还响着,他就相信,老北京就一直在。

夜幕降临,鸽群归巢,老先生细心地清点,喂食喂水。“它们认得家。”他轻抚着领头鸽的羽毛,“就像我们一样,走再远也认得回家的路”。

走出胡同,晚风送来时隐时现的鸽哨声,这穿越时光的声音诉说着这座城市过往今世的变迁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

苔痕上阶绿



■王南海

那年初冬,我去绍兴的安昌古镇,走进小桥流水的古街老巷,感受青瓦白墙和摇曳的乌篷船晕染出的江南风韵。

当休憩在一家腊味店时,古桥上的青苔吸引了我的目光。那座古石桥已有几百年历史,看上去沧桑古朴,几个孩童在桥上跑来跑去,乌篷船缓缓从旁边的小河上摇过。那些绿色的苔藓,即便在冬日里,也保持着翠绿的颜色。

青苔附着在桥墩、石阶上,让古桥有了一抹动人的活力。一抹抹色泽翠绿映衬得河水越发柔情荡漾。漫步古镇,发现家家户户的房屋边,墙壁上、青石板路上均有苔藓。如果遇到

小雨霏霏,那抹翠绿就愈发水盈盈的,自成风景,别具一格。

如果单看江南古镇的一面白墙,想来一定枯燥,可它其实充满艺术性——以斑驳的白墙做画布,绿色的青苔则是颜料。青苔看似漫无边际,又毫无章法,却让人感觉多一分则多,少一分则少,充满无限妙趣。白和绿之外,是无规则的留白,令人充满遐思。

后来,走的地方多了,才发现,青苔其实不仅仅生长在江南。在北方的深山之中,我们寻访到一个古朴的村落,平凡得似乎和其他地方无异,古树参天,河水环绕。老人们坐在石板路上晒太阳,在老屋古瓦和井台边上,在长满柿子树的老院子里,在随处放置的一石一盆处,但凡幽阴润湿,竟然都有几抹青苔的身影,散发着清新和绿意。

古往今来,诗人们频频赞美不起眼的青苔。“碧苔深锁长门路,总为蛾眉误”亦或“应怜屐齿苍苔,小扣柴扉久不开”……一处老院,柴门轻掩,密布的青苔,深绿、浅绿、墨绿,像一幅古画,叹时光悠悠,那其中彰显几分寂寥,更有几分古意。也许青苔太平凡,所以能像种子般四处安家,也许青苔简单幽静,哪怕是贫瘠的老屋,也能扎根并生长成一片青绿。

青苔柔软,也有风骨,安安静静享受着生命之力,演绎着简约平凡之美。有人曾说,青苔是时光的吻痕、岁月的精华,从不抱怨生长的环境,哪怕在山石的缝隙里,在寒风凛冽的地方,只要常有湿润,它也顽强生长,用蔓延的绿意,让古山石有了生机,让江南赋予诗意,让自己拥有傲然的生命……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煤井深处的“星光”

■赵岩

下井前的准备,总带着几分庄严。脱下日常衣裳,换上那身粗蓝布的工作服,衣料硬挺挺的,带着洗不净的煤渍,像加上一层坚韧的皮肤。那盏矿灯是顶要紧的伙伴,卡在安全帽上,沉甸甸的。拧亮矿灯的瞬间,一道雪白的光柱劈开眼前的黑暗,心仿佛也跟着明亮起来。

罐笼下沉时,耳朵里先是灌满铁索摩擦的轰隆声,随即是与世隔绝的静。光线一丝一丝被抽走,最后只剩头盔上那一点光,在无边的黑暗里,显得那么倔强。等到双脚踏上实地,才算真正到了煤的国度。这里没有风,空气里带着一股混着泥土与煤石的气味,吸进胸腔里,凉飕飕的。

巷道幽深,仿佛没有尽头,头顶的光好像是这地心世界唯一游走的“生命”。它莽撞地撞上煤壁,乌金的岩层顿时醒了,竟泛出些湿漉漉的、亮晶晶的光泽,仿佛亿万年那些古老的森林,刹那间复活了,眨着无数细碎的眼睛。光柱再往前探,便照见一根根支撑的液压柱,它们默然立着,像一群忠实的巨人,用钢铁的脊梁,为我们撑起一方可以呼吸的天空。

工友们散在各自的掌子面上,远远近近,也有几点灯光在黑暗里摇曳,像夏夜田野间零落的萤火。我们不常说话,只是偶尔,黑暗中会传来一两声沉闷的金属撞击声,或是一声含混的吆喝。但这寂静,却不叫人害怕,那几点光,便是无言的陪伴。

有一回,中间休息时,我看见老陈靠着煤壁坐下,就着头顶那盏灯,从贴身的口袋里摸出个小本子,又拿出一小段削得尖细的铅笔头。他侧着身,几乎将脸凑到本子上,那双常年攥着钻机、被煤粉浸得黑黄皴裂的大手,

此刻却异常轻柔地握着笔,在本子上慢慢地、一笔一画地移动。那专注的神情,像在雕刻一件珍宝。我后来才知,他那小本子上密密麻麻记着的,是儿子认得的字,他歇着时,就照着样子,一个一个地学,一笔一笔地描。他说:“娃娃念书了,信总得会看,也会回信才行。”那点昏黄的光,静静地笼罩着他和膝上那一小方天地,在他周身勾勒出一圈毛茸茸的金边。他描画的哪里是字,分明是在描摹一条通往地上课堂的路径,描摹一声儿子清脆的“爸爸”,要将这地底所有的阴冷与沉暗,都暖成一纸温柔的叮咛。

我忽然觉得,我们头顶的这盏灯,不只是灯。

它不像天上的月,清辉漫洒,带着清冷,倒像一颗颗坠入地心的星辰,执着地在狭小的轨道上运行。每一颗星辰,都住着一个家,那光里,有妻子倚门的张望,有儿女熟睡的脸庞,有老母亲饭菜的温热……我们这些“采星”的人,日复一日,潜入这黑暗里,用自己的身躯托着这颗微小的星,缓缓地行走。我们采掘着黑色的煤,而我们头顶的光,便是今时今日的人间烟火,是活着的、温暖的、永不熄灭的太阳。

这么一想,四周的黑暗仿佛也柔和了许多,像一片最深沉的夜幕,来映衬这一点点光的珍贵。

终于,又坐上上升的罐笼。那点在渐亮的视野里,慢慢淡了,终至不见。推开井口那扇沉重的大门,午后的阳光哗地涌了过来,将我彻头彻尾地淹没。我眯起眼,感受着那热烈的暖意。

天上的太阳真好,但我知道,煤矿工人的内心深处,永远亮着另一缕星光,它来自大地最深处,黝黑、明亮、滚烫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

海滨剪影

■ 郭宏波 摄于山东荣成石岛湾海滨